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王元黙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七

郊特牲第十一之二

天子適四方先柴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岳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徐氏師曾曰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守適四

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岳有覲諸侯觀民風考正朔一王制明賞罰諸事然初至皆未行特先燔柴以告至於天也

通論應氏鏞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噫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

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騂息營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尊及豆籩之屬　方氏慤曰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周官以冬日至致天神蓋謂是矣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

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事用騂牲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赤為陽之盛色而蒼

與青其類也黑爲陰之盛色而黄與白其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　陸氏佃曰郊祭禮務質略是之謂大報若社不美不足爲報也故曰内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後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故謂之郊於國則已褻於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　馬氏晞孟曰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於此不言月者文畧也就陽位者此釋

其郊之意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爲貴之意也　徐氏師曾曰既曰圜丘曰泰壇矣而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因其地而爲名也牲用騂者周尚赤也

通論張子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言日至則更不容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圜丘掃地而祭所

貴簡易天道本簡易繁文虛費亦不饗也故掃地不
壇服以大裘酌以陶匏禮以蒼璧牲以犢燎以柴禮
簡誠至止當如是而已人道之褻非所以事天也然
必以其祖配者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事天之禮成則
事人之道不可不繼也故當燔柴成禮之後迎祖尸
入而以人鬼之禮祭之尸人象也俎簋籩豆人器也
朝事饋食人禮也以禰對祖則禰親而祖尊以祖對
天則祖親而天尊事天事人盡於愛敬此王者所以

郊祀之意也 陳氏祥道曰陽祀以騂爲主而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爲主而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閟宫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旱麓信南山之騂牡閟宫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黄牛黑唇曰犉詩曰殺時犉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辨正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　陳氏澔曰今案郊祀一節先儒之論有子月寅月之異今以朱說爲定　葉氏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鄭氏反之强

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于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月郊蓋祈穀之祭耳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爲啓蟄而郊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

紛紛所引易說亦無據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正義孔氏穎達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　方氏慤曰言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知周之郊非一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則冬至之郊爲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祈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皆周

存疑張子曰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陳氏澔曰郊之用辛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孔疏易緯乾鑿

度文

辨正楊氏復曰鄭氏必以迎長日爲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爲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爲兩事周既以冬至禘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郊夫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爲魯豈不繆哉　孔氏穎達曰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鄭以祭法禘黄帝及

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鄭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鄭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

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案孔疏所載本非指此記注說言因係此記疏語故附存之

案郊之用辛謂祈穀諸祭其用辛日則以武王牧野柴望告成是辛亥日乃周有天下之始故以爲一代之制若郊之日則必以至爲一陽所自生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

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宫也所以擇賢之宫也既卜必到澤宫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宫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勅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孔疏王親謂之百姓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廄　孔

氏穎達曰郊事旣尊不敢輙專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灼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命命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以射擇士因呼爲澤宮至澤宮旣射又使有司誓勅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誓之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誓是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

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　方氏慤曰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於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灼龜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爲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敎諫之義　陳氏澔曰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

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爲卜牲與
通論孔氏穎達曰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
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
相與射也又云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
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　張子曰受命祖廟作龜
禰宮次序之宜　陸氏佃曰毛詩傳曰雝澤也澤蓋
學宮辟雝　周氏諝曰郊之禮歲有常而卜之必受
命於祖廟者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鬼神也受

命必於祖作龜必於禰者先王之於祖致其義義則尊之而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

存疑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更不吉便用下辛不當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也　方氏慤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祇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

案此卜郊當以陳氏卜牲義爲正周之始郊日以至日固無所用卜矣程子卜辛之說即曲禮不過三之義而泛論郊之用辛者也夫先王之制爲卜筮以神道設教而祭用卜亦示其誠敬之心不敢有所茍耳若郊日之以至報本之義莫大焉陽生於子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卜不吉而用他日於義奚取乎然則大宰所云帥執事而卜日亦謂祭之無常期者而下云大神示亦如之則祈穀諸祭是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氾芳劒反亦作汎埽素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也孔疏引周禮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反道剗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爲燭皆謂郊道也

之民爲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　孔氏穎

達曰未郊故未服大裘且服日視朝之服汜埽廣埽也鄉謂郊内六鄉也　周氏諝曰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汜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爲田燭所以尚其質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化矣　馬氏晞孟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具事之小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傚之故弗命而民聽上

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被皮義反璪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衮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明天道謂則之以示人也　孔氏穎達曰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方氏慤曰天以龍爲用而袞以龍爲首故被袞以象天經言天子龍袞是也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字通於藻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故于數言則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故

曰設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爲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

通論陸氏佃曰古者郊祀之禮内服大裘其上加衮故凡裘言服而衮言被然周禮王祭天乘玉路建大常此祭天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

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不乘矣祭天禮之至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

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凡此者皆周制也或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無三辰而此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所得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覲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旂而

設日月其來固久矣　又曰郊之祭也其序可推而知嘗試言之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於王則王易皮弁服衮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脱衮著大裘以衮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於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于泰壇此先後之序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孔氏穎達曰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袞可知也議

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衮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謂大裘而冕則不加衮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逍遥燕服玄端蜡服黄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黄黄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古者裘服有裼之而不襲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不襲非禮意也　林氏之奇曰

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歴代之制莫不皆然説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無别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

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楊氏復曰玩司服經文公之服自衮冕而下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先鄭謂六服同冕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者何與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鷩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稾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且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

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然則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

案此記郊祀觀象取則情文具備其爲周禮無疑也諸儒之辨詳矣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音迪別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孔疏搜謂搜埽清滌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廋人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孔疏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　孔氏穎達曰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爲猶用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

取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故臨時別取唯具

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也　方氏慤曰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

王亦如之謂之滌則以精潔爲義唯具則取足而已

不必三月之滌也帝爲天神稷爲人鬼　徐氏師曾

曰天神遠而尊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

存疑劉氏彝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在滌三月然後

卜也　陸氏佃曰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

案養牲據疏則先卜而後養唯先卜故有帝牛稷牛之分劉氏以爲既養臨祭方卜似未然注疏俱云用稷牛代帝牛故下有在滌及唯具之文陸氏謂以不吉者爲稷牛亦與經左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俱本可以配　孔氏穎達曰此論尊祖配天之義大報本反始者釋所以郊祭天也

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　黄氏叔暘曰物非天不生人非祖不生祖與天合其功同也功同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之則郊之祭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矣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矣乃報本反始之大者非若常祭不能兼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然人道有所

未盡故從其祖配之所謂配者當於祀天禮成之後迎祖尸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所以盡人道之至愛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　陸氏佃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此諸侯大夫之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此天子之事

周氏諝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

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仕詐反耆巨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者所祭有八神也索謂求索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孔疏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孔氏穎

達曰此論蜡祭之事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大者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　陳氏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　方氏慤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

乃可饗焉黨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黃氏乾行曰蜡之爲名求索之義也所以謂之索者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乃物物成之時也夫成物之功神實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況有功於農爲民所天如八神者乎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

神鄭云象謂日月此不數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有益稼穡故祭之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爲八神之數

存疑鄭氏康成曰歲十二月周之正朔建亥之月也

皇氏侃曰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　孔氏穎達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或云即帝堯是也

辨正周氏諝曰歲十二月即夏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謂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爲息民之祭乎　徐氏師曾曰八神以下經文爲正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

歲十二月當依周氏謂夏正建丑之月

案伊耆氏本秋官之屬後鄭以爲古天子號而孔穎達明堂位疏據易神農始作耒耜遂以神農當之又

或云即帝堯而雲莊陳氏直采其說以入注豈亦以
明堂位文伊耆氏之樂下即記虞夏商周之樂而實
之以陶唐氏與陳用之援周禮與壺涿氏銜枚氏爲
一例則非古天子有天下之號矣且不特此自冥氏
以下十三官皆掌攻取昆蟲鳥獸草木之官而伊耆
乃次其後正與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爲一類但其
所職大祭祀則共杖咸有爵及王齒杖特不言蜡耳
考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

以息老物證之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此篇自天子之大蜡八至黄冠草服也皆蜡祭文而其中言葛帶榛杖喪殺也者則知鼓籥杖咸並伊耆氏一官掌之以其名考其職是佐天子非古天子也或言共杖或言葦籥皆互文見意而伊耆氏之名官大蜡之終始一一可通已但古無確據並以疑存之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種之勇反下之種同郵亦作尤有周反畷丁劣反貓又作猫爲于僞反坊音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孔疏郵謂民之郵舍今毛詩商頌長發篇作綴旒禽獸服不氏所敎擾猛獸也迎而祭之祭其神也水庸溝也

孔氏穎達曰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也　馬氏晞孟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

之　陳氏澔曰主者言爲八神之主也百種之神也

周氏諝曰君子之於物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雖使之甚勞亦必有以爲之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辨正徐氏師曾曰據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而紛紛之説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亦獨

何哉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壑火各反榛側巾反殺所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

皆素黄衣黄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黄衣狐裘黄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黄落　孔氏頴達曰反歸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荅稗木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案周禮籥章云國蜡祭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也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

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田夫則野夫也
陳氏祥道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　方氏慤曰别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草服草野之服上兼言黄衣而下止言黄冠則以草服該之也息猶氣之息也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往來未嘗

息所以爲息也　馬氏睎孟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

通論陸氏佃曰據此皮弁以祭而已所謂素服蓋去繡黼丹朱中衣也天謂之玄玄冠象焉朝服也地謂之黄黄冠象焉野服也野夫務知地事而已言草以非齊服玄冠齊服齊朝廷之事也草野田之事也草艮也齊巽也草昧也齊明也　方氏慤曰黄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

之時也服以是色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故凡野夫皆黄冠焉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　陳氏祥道曰蜡祭之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齵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之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謂皮弁素

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黄衣黄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休民息已也　馬氏晞孟曰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則報之民有力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存異孔氏頴達曰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

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
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

辨正徐氏師曾曰案陳壽翁云蜡之服王玄冕而有
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方氏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
服黄衣黄冠助祭者之服二說不同愚謂玄冕總言
王服以祭羣小祀不特蜡也子男及卿大夫之服自
玄冕而下皮弁則天子至士所共用蜡祭通乎上下
則天子服皮弁以祭亦未可知故疑方說爲長

案此陳辭統八蜡之神而禱祝之也葢水土養稼穡而昆蟲草木害稼穡者也序其和順鋤其非類微神之力不致此於是乎報焉若謂先嗇有知故不假辭則大祝所掌多矣不爲無知也又謂草木不數以徧地皆是則土水亦何嘗不然　又案蔡氏邕本尚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八字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笠音立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孔疏小雅都人士篇箋云臺夫須草都人以夫須爲笠緇布爲冠又曰其笠伊糾孔疏周頌良耜篇皆言野人之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孔氏穎達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四方諸侯有貢

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令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客謂使者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天子惟樹瓜與果蓏共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也

案天子樹瓜華當别爲一節亦記者因草服而言言天子樹瓜華於圃以覘時候習種植與黄冠草服之

意同然是不可斂藏之種初非與民爭利亦與田之
非禽荒女之非色荒義同總以息民而非以害民也
存疑方氏慤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
物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　劉
氏彝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於天子者必助其祭
祀也故其爲蜡而獵莫不從焉獻禽者諸侯之卿大
夫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
騁從禽以助王也故即之以爲禮焉

案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以襦爲細密之羅則亦網耳方以襦爲飾女之物悞矣劉氏合來朝諸侯言亦與記文詔客以戒諸侯說不符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以豉反既蜡而收絶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也移之言羨也孔疏蜡祭豐饒皆醉飽飲

食使民歆美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羙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記四方者因以明記四方之國有豐有凶也不興功謂不興農功　劉氏彝曰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黨正以禮屬其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於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爲庠

序之先焉　方氏慤曰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物既收則民亦息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余氏心純曰民息已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

通論方氏慤曰宫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纘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嘗

不興功焉此謂農功爾　劉氏彝曰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凶年而約其禮也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

餘論孔氏穎達曰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臘與蜡異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　曾氏鞏曰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之名蜡臘之利案利疑作別名也漢承火

德以戌日爲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

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

以土王貞觀之祭尚用前寅蜡百神卯日祭社辰日

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

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爲臘而獨以前七

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事蜡百神祀社稷享

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程氏迥曰聖人治

神之道以爲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

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爲民財不足而謹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絀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存者猶可考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爲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義亦通也　劉氏彝曰移民者勸而移之易其不勤以爲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

存異彭氏汝礪曰案蜡說不同天子大蜡八疑通四

方及四維言之此言四方舉正位耳大槩蜡祭之禮

先嗇爲主司嗇從祀凡水土之神與夫善制禽獸草

木昆蟲者悉迎祭又享及農夫與掌田之官掌禽獸

草木之官大羅氏者掌禽獸之官也樹瓜華者掌草

木之官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一方不順成則八

蜡不通謂缺此一方之蜡禮也

案彭氏四方四維之義本先鄭注大宗伯以疈辜享

四方百物之文言之然蜡自一事與四方之祭不同

又因大羅氏爲掌禽獸之官并以樹瓜華爲掌草木之官于蜡八神而外又享掌禽獸草木之官是爲十蜡矣大羅氏樹瓜華乃因蜡而及之總以息民之意非謂并其官而享之也要之蜡通於上下而報賽勞農其本義也言天子則侯國該之矣孔所引皇氏蓋謂諸侯之國有全不通者天子以天下爲量必無全不通也

總論徐氏師曾曰此章皆言蜡祭自黄衣而上言報

本之事因神之相其功於幽也自黄衣而下言息農之事因民之致其力於明也幽明皆得此蜡祭之所以爲善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醓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菹爭居反

醓音海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

麕醢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非食味之道言禮以異爲敬　孔氏穎達曰恒豆謂朝事恒常所薦之豆加豆謂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恒豆之菹是水草和羙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醢陸地所產若麋臡麕臡是也加豆之菹陸產若葵菹豚拍之屬其醢水物若蠃醢魚醢是也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惟言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有𧯎蕡白黑則土所生

鮑魚則水物也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方氏慤曰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產亦菹也上言陸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交於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也篇首言籩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於上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天子朝事之籩𧯛蕡白黑土

產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　張子曰古亦有燕器祭必爲籩豆簠簋者非聖人不能爲也葢欲異其器而不能通褻用又欲其器之盛物之豐且令人持之專敬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謂諸侯也孔疏諸侯者以天子朝事之豆菁菹非水物加豆芹菹深蒲菭菹非陸產與此經異也

案此下記文皆以天子之禮言此注獨以爲諸侯者據疏以天子朝事之菁菹與此記水草說不符加豆

之芹蒲與此記陸產說不符故斷以爲諸侯然諸侯水產陸產之詳本無可考據公食大夫禮六豆曰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此諸侯禮也其豆取天子朝事之豆而不必拘于水草之說則注疏不足信矣又據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則菹亦稱醢矣而尚拘拘于爲水爲陸耶凡禮經各有授受抑且傳聞異辭其異同之處只應闕疑未

便武斷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耆市志反路本作輅樂音落）

正義鄭氏康成曰武萬舞也　孔氏穎達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爲榮好也舞大武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娱樂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

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爲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

二句總結上文

通論方氏慤曰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嗜可

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耆則知後

之所言玄酒明水大羮皆不可耆言路車可陳而不

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

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冪與蒲越槀鞂皆不可便

其利也前總其略後别其詳

宗鄭以萬舞爲武舞不如孔疏直指大武之樂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

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秸之

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

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莞音

官簟大點反越音活稾又作藳古老反秸簡八反和胡臥反琢依注丈轉反雕又作彫幾巨衣反乘時證

反樸普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孔疏周禮秋官司烜氏文蒲越稾鞂藉神席也孔疏今禮及隋禮稾鞂爲祭天席蒲越爲祭帝席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孔疏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之所故以幾爲沂鄂也案沂即圻鄂節高貌丹朱漆黑而丹亦必用漆雕刻其木幾纏以絲而刻者以幾爲界於雕幾加丹漆四而二二而一也孔氏穎達曰玄酒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

尚者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也

雕謂刻鏤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

事　方氏慤曰夫味以淡爲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

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

味之本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背其

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

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績則五采之所會繡

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

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疎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蠹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明之者謂其潔著之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玄酒玄酒而後有五齊五齊而後有三酒至於三酒則事神與人者備矣又有六飲所以純乎人而致養

焉　張子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
周氏諝曰大圭不琢固已美矣故大羹則言貴其
質大圭則言美其質質未至於樸故於素車特言樸
存異唐氏仲友曰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即
玄酒也加於齊則謂之明水加於酒則謂之玄酒且
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不曰尚明水則明水之與玄
酒決非二物
案玄酒疏謂水明水則以鑑取於月之水明是二物

周禮不言玄酒玉藻不言明水文有偶舉不惟其備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奇居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黃目黃彝也周所造孔疏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　孔氏穎達曰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

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黄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解用黄目之義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祀必斟酌盡於中而外盡清明潔淨也　方氏慤曰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是也是以詩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焉蓋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

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陳氏澔曰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

存疑鄭氏康成曰牲陽也庶物陰也孔疏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注云天產者動物六牲之屬動故爲陽也庶物雖出於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爲陰也於

諸侯爲上也孔疏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爲上

通論徐氏師曾曰周禮司尊彝掌六彝之位黃彝居

末四時所用之次也此言上尊祭時陳列之器也

存異孔氏潁達曰聘禮醯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醯穀陽也醢肉陰也爲醯醴輕清肉有形質與此異也

陳氏祥道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黄目取諸身也

案本文以奇數爲陽偶數爲陰耳非以六牲爲陽六穀爲陰也且既以六穀爲陰而又以醯之出於穀者爲陽六牲爲陽又以肉有形質爲陰又分純出牲體

爲陽雞植物即爲陰不使人惑乎考周禮尊彝文虎彝蜼彝四時之閒祀所用而雞彝鳥彝春夏所用斝彝黄彝秋冬所用蓋閒祀即大禘大祫所及者逺故用虎蜼取其孝也雞畀畜春象鳥朱鳥夏象斝禾稼秋象黄目水之精冬象故四時分用之黄彝象冬而反爲上尊者周正建子天一生水六尊並設以貯玄酒一也時王所制尊之二也目取象於人虎蜼雞鳥禾稼取象於物人貴於物三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醯呼兮反斷丁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煎鍊治之也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

通論方氏慤曰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

鹽然醯人醢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爲主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刀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　陳氏祥道曰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鈴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雝雝曰登車聞和鸞之聲鸞在前和在後言鸞則和可知言和鈴則鸞可知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劌易曰利物足以和義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七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八

郊特牲第十一之三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義之冠古亂反下始冠冠而冠於冠禮皆同齊側皆反緌耳佳反敝婢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

大古白布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冠而敝之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　孔氏穎達曰此論初冠之義儀禮有士冠禮此說其義故云冠義案此即儀禮冠義說也士冠禮末載之故孔以儀禮為說大古之時其常所冠惟用白布若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故先冠之也冠而敝之者言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　陳氏澔曰緇布冠

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緌也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位尊畫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　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遵時制也

通論皇氏侃曰鄭氏雜記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者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畫飾故有緌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治天下也一節總明尊卑

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丁歷反醮子妙反朱子曰北本無適子字加有成也在彌尊字下冠而上有已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蓋傳誦之譌也槩南本皇侃本北本熊安生本

正義鄭氏康成曰阼者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孔疏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戸外南面每加而有成人之道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者重

以未成人之時呼之孔疏重難也雖未成人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　孔氏穎達曰客位謂户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其庶子則皆醮於房户外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用醴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喻其志令益大也字之者冠禮既冠見母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賔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　方氏慤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

為之主著則所以明之也冠於阼階是以主道期之也醮於客位是以賔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麤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　陳氏澔曰酌而無酬酢曰醮

通論方氏慤曰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屨亦彌尊非特衣屨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
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毋音年追多雷反冔况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也孔疏
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　孔氏穎達曰委
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
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
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鄭注冠禮
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

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　方氏慤曰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積以素為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襞幅為裳是矣　周氏諝曰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存疑鄭氏康成曰委貌章甫毋追所常服以行道之

冠也或謂委貌為玄冠也孔疏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

業始加為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鄭於此何以云常所服乎以行道求合記文三道字亦曲而無當至云委貌為玄冠則三加後易服以見君及大夫先生者而非始加之緇布冠矣儀禮賈疏曰玄端始加之服易玄冠以配玄端非明證乎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

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孔疏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

孔氏穎達曰前所明悉士禮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古者二句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者言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　周氏諝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

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　方氏

慤曰古者諸侯無冠禮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為

士父没則代為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没者不可以居

諸侯之位而用士禮故夏末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

之有冠禮為未冠而父没者造之也　陳氏澔曰諸

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所謂無生而貴者也

葉氏夢得曰此專為士冠禮言也一加而冠緇布

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

此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天子諸侯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禮無天子諸侯大夫冠禮非逸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有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五等並依士禮冠子也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

也鄭注云始冠之冠是天子別有冠禮　葉氏夢得
曰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
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未嘗以
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
則終身不得為諸侯天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徐氏師曾曰朱子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引玉藻公符
左傳冠頌以補之不知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
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脩德故因仍

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以勖之耳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案家語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荅之大戴取為公冠篇䖏作公符誤

存疑葉氏夢得曰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為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為夏之末造也　徐氏師曾曰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阼不行冠禮故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

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

案冠禮諸說棼如若據下記天子之元子士也二語論之則雖天子諸侯之子亦用士禮可知至於既爲天子諸侯而冠則如大戴記合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冕及左氏傳祼享金石之說皆可采用若以彼爲古禮則未之信也葉氏謂既爲天子諸侯何緇布皮弁

爵弁之足云則不但與古禮悖且亦未見大戴記矣

徐氏晁而踐阼說既不免於武斷因喪而冠亦後世

說不足為訓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

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

死無謚殺音試

正義鄭氏康成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

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者子孫常能法

其先父德行也以官爵人德之殺者言德益厚爵益尊也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孔疏案典命云其士一命既有命即爵也雖及之猶不諡耳孔疏檀弓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明以前無誄無誄即無諡也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也　孔氏穎達曰繼世以立諸侯此釋夏末以来有諸侯冠禮之意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禮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　周氏諝曰諡者行之迹故古者生而有爵則死乃請諡於天子

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生無大夫之爵死不得為謚以其德未成而無可述也

餘論成氏伯璵曰天子諸侯之元子死而無謚謂以士禮葬故無謚也恭太子戾太子後世亂法也

案此又言非特諸侯無冠禮也即古天子亦無之雖天子之子亦與士同耳天下豈有生而貴者哉夫諸

侯受命必其德足象賢乃命之大夫受命亦視其德之殺於諸侯而次之若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若未命則生無爵死亦無謚矣後世命之不待五十故得謚者亦多此今時則然并非周初制矣明制制之愈變而非古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政之要盡於禮之義此知其義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頴達曰此經因上論冠義下論昬義故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禮之義理難以悉知以其深遠故也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所以治天下也

馬氏晞孟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為禮數者義之寓

義者數之意而其重尤在於意也先王為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通論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禮具備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方氏慤曰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内故難知然知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亦未免失

其義焉又何以治天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正謂是矣

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齊治均平分内事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知其義而敬守之冠者可不勉焉冠者禮之始故於此言之而昏喪祭射朝聘舉可知矣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取音娶别

兵列反下皆同腆天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目禮之義也取於異姓謂同姓則多相褻也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直信二者所以教婦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　孔氏穎達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胤生焉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也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昏禮記云皮帛

必可制是也下惟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　方氏慤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　馬氏晞孟曰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與此同意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

辭者所以道其昏姻之情幣以將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道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故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為德然後可以事人也一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餘論張子曰以義禮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娶之事禽

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或為無嗣祭祀之重猶可再娶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娣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内事自卿大夫以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不得已也　葉氏夢得曰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見孔子

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嫁者君子亦通之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序也論聖人重昏禮之事

案凡交際贈遺必言不腆束帛以致其謙此云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無不腆之辭告之直也皮帛亦可制告之信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魚敬反先悉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謂倡道也　馬氏晞孟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通論徐氏師曾曰親迎以明義則關乎天地君臣之大此義之所以當重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别無義

禽獸之道也摯音至亦作贄

正義鄭氏康成曰摯所奠鴈言不敢相褻也人倫有別則氣性醇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　孔氏頴達曰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　馬氏晞孟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

親何也蓋男女無别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别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别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　陳氏澔曰有别則一本而父子

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出乎大門而先如字絕句

又悉徧反知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乎大門而先者車居前也從謂

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　孔氏穎達曰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　方氏慤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為義親所以為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馬氏晞孟曰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二女嬪於虞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

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於此婦者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　陳氏澔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

通論李氏格非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畀其夫未有能從夫也夫弱於外婦强於内下上其心

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存異鄭氏康成曰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孔疏壻所以親其婦欲令婦親已

案上親之言親御授綏指其禮下親之明其義注疏非也敬而親之敬承執摯親而不敬其失則流敬而不親其失則離敬也而親此所以小大由之而無斁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孔氏穎達曰案士昏禮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齊戒自整飭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也妻為内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内主也　方

氏愨曰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為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卑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是從夫之爵也大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是從夫之齒也　陸氏佃曰鬼神陰陽神明之

也神明之也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　周氏謂

曰婦人無爵而周官內宗則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則

外女之有爵者何也其所謂爵者亦從夫之爵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

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

之室也　盥音管一本無婦盥饋三字餕音俊

正義鄭氏康成曰陶匏大古之禮器也大古無共牢

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為家事之主也　孔氏穎達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也明日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餕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降自阼階授之室者謂適婦也婦餕餘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方氏慤曰盥謂盥手所以致其潔饋謂特豚所以致其養以舅

姑之尊而降自賔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室而為之主男以女為室故以室言之

通論周氏諝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禮之至也凡為人子者居不處奥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者以其有父在也至於冠禮則冠於阼而昏禮又婦降自阼階何也先王欲隆冠昏之禮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猶代也　方氏慤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昏禮不賀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周氏諝曰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則哀之可也故不賀

餘論陳氏祥道曰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幽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存疑孔氏穎達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案幽陰之義方氏觧為詳晰是所謂報本也反始也貴誠而尚質也孔說姑存亦備一義　又案此篇大旨在報本反始貴誠尚質而已故其叙冠義曰始加

緇布曰天子無生而即貴其敘昏禮曰萬世之始曰器用陶匏曰不樂不賀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謂先薦之孔疏對合亨饋孰為先也爓或為腤　孔氏頴達曰尚謂貴尚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並未熟是用氣也　方氏慤曰血腥爓三者

皆氣而已未甞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　馬氏睎孟曰有虞氏之意以為鬼神之所享在於敬而不在於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為始記曰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皆不敢用褻味而貴氣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此至篇末總論祭祀之事　又曰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

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用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熊氏云凡大祭竝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埋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

以腥為陳饌始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為陳饌始於義未安　周氏諝曰所謂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隂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隂陽之間而已矣　應氏鏞曰祭祀之禮帝王所同而必别言之者随其所尚各有所先也戞擊鳴球祖考来格虞非不尚樂也而商樂視舜則愈備猗那之詩可考也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商非不尚灌也而周祼

視商則愈重旱麓受祖之詩可見矣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滌蕩猶搖動也　孔氏穎達曰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

間庶神明聞之而来是先求陽之義也　方氏慤曰尚聲者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　馬氏晞孟曰凡聲陽也蓋人之死魂氣歸於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魂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来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舉其尚聲之時詔告於天地之間舉其尚聲之意也　應氏鏞曰滌蕩者滌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虚無之中使天地之間虚曠洞達無不響荅也　陳

氏澔曰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之祭必先作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

通論陳氏祥道曰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學以瞽宗則主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　方氏慤曰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為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隂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用鬯臭絶句庚以鬯字絶句焫如悅反羶依注為馨薌音香

正義鄭氏康成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孔疏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孔疏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變於殷故

先求陰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圭璋為瓚之柄瓚所以𣂔鬯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也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　陳氏祥道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䰟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䰟氣歸於天而求諸

陽也　方氏慤曰玉之為氣如白虹則潔之至也能交三靈而通之亦以其氣之潔而已故祭祀每用焉迎牲之禮固已重矣而在既灌之後則以致氣為先故也　陳氏澔曰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　陸氏佃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

不能降　馬氏睎孟曰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傳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易曰觀盥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周人既以求諸陰又以求諸陽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尚氣尚聲尚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主也　應氏鏞曰周樂九變兼用六代視商愈備而納牲必俟灌鬯之後故曰獻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是祼尤在於瞽歌

武舞之先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鉶南是也孔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 孔氏穎達曰先灌是先致氣於陰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求陽之

義也　陳氏祥道曰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奠盎之後灌求神之始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而獻薦次之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盖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膟膋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羮定之所謟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為朝事之焫蕭郊特牲為饋食之焫蕭

案大夫士無二祼及朝事其饋食禮之見於特牲少牢者品物雖或不同其儀節則一耳特牲始於饗神奠爵鉶南之後乃迎尸薦孰行正祭禮而無燔燎之節則燔燎不在薦孰時并不在饗奠後可知故祭義亦以燔燎屬朝事也此記灌後既言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又言既奠然後焫蕭者盖上只言其節而不言行禮之候故又申明之奠奠灌爵也謂既奠灌爵然後迎牲而焫蕭也此與上既灌同候盖灌訖即

奠之以依神也自此以後行饋食禮其節與特牲少牢同故記亦省其文陳氏集說所謂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是也注疏見記文兩言焫蕭求之不得其說故謂薦孰時亦焫蕭又以既奠為即特牲少牢錋南之奠以為薦孰再焫之証故吴氏澄非之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方氏慤曰
䰟者氣所主故曰䰟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
在內故言氣於䰟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
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及其死也䰟氣復歸
於天形魄復歸於地以其歸於地也故不可不求諸
陰以其歸於天也故不可不求諸陽然則聖人之為
此豈徒陳其數而已哉亦有以知其義爾先求諸陽
尚聲故也先求諸陰尚臭故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

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隂也以殷為求陽周為求隂則知有虞氏亦求諸隂陽之間而已夫一祭之内氣也聲也臭也三者未嘗不兼用焉經之所言特以所尚者爾

餘論朱子語類安卿問䰟氣歸於天與横渠反原之說何以别曰䰟氣歸於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烟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寃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叔

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即消散

案此一節總結上文而申言以盡其意氣對質則氣爲陽以理言之則陰陽皆氣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孔疏以下用牲升首

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 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

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孔疏此竝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孔疏墮謂墮祭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孔疏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時尸薦以籩豆孔疏即是朝事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孔疏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謂制祭之後孔疏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

首尚氣也孔疏下文升首以報陽明是當尸北墉可知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直祭祝於主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於彼於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孔氏穎達曰詔告也祝呪也詔祝於室尸主出堂薦用籩豆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也孔疏時主尸皆在堂室虛位故曰神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户西而南面也直祭祝於主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

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鬛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於祊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於祊也　陸氏佃曰詔祝於室詔使入以詔神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盖神格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　又曰焫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間以為未也故詔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為未也故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

上也又以為未也故直祭祝於主求諸近也索祭祝於祊求諸遠也求求之而已若索索也　陳氏祥道曰神主自在室祭時迎尸入於室祼後迎牲至庭告殺尸出於室坐户西南面臨之祝乃取肝膋燎於爐入詔神主於室以行制祭之禮於是升首於室薦腥於尸前更延尸坐於室薦孰於主乃妥尸而祭之祭後祝又求神於廟門内明日繹祭畧同　周氏諝曰所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祊有二種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平生待賔客之處繹祭之日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今此索祭當是正祭日之祊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言肵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　陳氏澔曰詔祝於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時祝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

堂者灌鬯後尸坐尸西南面也用牲於庭謂殺牲升

首於室升牲首也祭以薦孰為正正祭時祝官以祝

辭告於神主也祊有二一正祭時求於廟門内一明

日繹祭祭於廟門外也

存疑陸氏佃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主人親制其肝

所謂制祭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盖殷人制

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

陽故朝踐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

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膟膋燎於爐炭自當

饋食之節　方氏慤曰詔祝於室即血毛詔於室坐

尸於堂即羮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

之將以用焉故言用直祭祝於主凡室事是也索祭

祝於祊凡門事是也尚曰求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

豈實為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

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倞音諒肵音祈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儌猶索也儌或為諒肵者為尸有肵俎此訓也福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犆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餕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孔疏鄭引特牲者證饗尸時尸執鉶南之奠祝則設辭以饗之尸遂祭與啐之是相饗之也主人受祭福曰嘏　孔氏穎達曰案特牲少牢設餕後尸祭餕訖祝取牢心舌載於肵俎設於餕北尸每食牲體反置於肵俎是主人敬尸之

祖也又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
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
是大夫蝦辭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
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直正也
言首為一體之正尸蝦主人欲使廣大長久也　方
氏鬆曰索祭祝於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强有
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為言倞也倞强也首謂升
首也首猶而直支偶而曲故曰直也以其直故得特

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安食則有侑入或
逆之升或延之凡為此者豈偶然哉亦心鄉之而欲
神饗之而已故曰相饗之也福而有嘏之義中庸言
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故曰
嘏長也大也且祿壽為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
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
此福所謂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

之言陳非也案爾雅釋詁文尸旅陳也尸職主也

存異陸氏佃曰相主婦也經曰既内自盡又外求助

昏禮是也又曰鄉之然後能饗焉盖祀主人所自致

也他人所事祭而已若饗非夫婦有不能鄉亦其親

或不饗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

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

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　孔氏穎達曰毛血謂祝初薦毛血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竝爲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方氏慤曰信南山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蓋謂是矣祭祀之道以純爲貴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

又曰祝於一純二精是矣經血腥爓祭用氣也然腥爓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夫鬼神無形也有氣而已則交之者可不盛其氣哉五行之氣在天則為五星在地則為五材在人則為五臟五臟之氣各有所主而牲亦象之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也

餘論周氏謂曰臟有五而位三肺心位乎上肝腎位

乎下位乎上陽也位乎下陰也肝者位乎下之上而為陰中之陽陽者氣之主陰者體之主故肺肝心皆氣主也周以火德王天下而肺臟屬金故祭先肺示火之能勝於金也殷以金德而肝臟屬木夏以水德而心臟屬火是三代祭先皆用五行相勝之法以順天地性命之理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齊才細反下說齊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孔疏案特牲禮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抨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少牢亦然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　孔氏穎達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肺是五臟在内水屬北方皆陰類形魄歸地為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朝踐時祝取膟膋燎於

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脺
膋黍稷竝是陽氣之物首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
為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通論方氏慤曰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詩言取蕭
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
乎物之理　陸氏佃曰報陰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
可知肺内而在上首外而在上
存異陸氏佃曰祭齊加明水即此所謂明水況齊貴

新也鄭氏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讀加為尚之誤也經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

案祭齊加明水與下明水涗齊自有兩義蓋報陰與新潔不可謂同也且此專歸明水下則對舉與涗齊竝言詳玩經文自見耳

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涗始銳反又作說絜同潔

正義鄭氏康成曰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

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幭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為泛齊新之者敬也　孔氏穎達曰設明水及涚齊貴新絜之義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　方氏慤曰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潔誠著見於此水盖汙則暗潔則明也

陳氏澔曰凡涚新之也專主涚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

存異周氏諝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

縮酌及盎齊涚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涚酌此言明水涚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涚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案上注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加玄酒者謂有酒尊即有玄酒尊酒為獻酢之用玄酒不用亦設之者士冠禮注所謂不忘古是也加明水之義亦然此記明水是一物所謂五齊加明水是也涚齊是一物

注所謂五齊濁泲之使清是也陳氏集說自分明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割解牲體　孔氏頴達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　方氏慤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

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　孔氏穎達曰義宜也事祖禰宜孝是以

義而稱孝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惟稱曾孫言已是曾祖之孫也　熊氏安生曰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鄭注直言諸侯而不及大夫者略也　庾氏蔚之曰賔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　方氏慤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自稱以此則疑於

自矜祭而稱之且無所嫌者則有義存焉耳故曰以其義稱也稱曾孫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故曰謂國家也某則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禰稱之故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熊氏云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内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畧也 陸氏佃曰案少

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孫名今畧之也外
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於皇天后土所過
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案雜記喪稱哀子哀孫謂虞祭以前祭稱孝子孝孫
謂卒哭以後蓋哀主仁敬主義故曰以其義稱也曲
禮天子內事曰孝王某不稱子孫諸侯曰孝子某侯
某蓋兼未入廟言之大戴禮遷廟即稱孝嗣侯蓋廟
統於太廟之尊故不復稱子也大夫以下乃統稱孝

孫徐氏師曾引黄乾行說分諸侯内祭外事案此上下文皆明宗廟中祭義無一語及外事周頌維天之命祀文王也而云曾孫篤之安得以稱曾孫遂為外事乎

膟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肆勑歷反腍而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肉曰肆腍孰也　孔氏穎達曰肆剔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

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耳　方氏慤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爓而未稔之謂爓孰而爲殽之謂稔孰謂之腍若禾之稔故也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斝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

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　孔氏穎達曰斝角爵名也夏立尸惟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立由世質故耳　方氏慤曰斝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斝之卒爵而飲之葢言是矣詔妥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是矣葢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為是詔之也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

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有事謂若舉斝角之類也

通論方氏慤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其敬如是固不以子行無事則立也見乃謂之象神隱而尸陳以其陳者見於隱者故曰尸神象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此主祭祀言之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存疑方氏慤曰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為

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為尊故坐

孔氏頴達曰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鉶

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陰厭後尸入舉奠也

陸氏佃曰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

辨正陸氏佃曰鄭氏謂天子舉斝諸侯舉角凡祭祀

灌獻用斝齊用醆酒用爵知然者以春秋傳瓘斝玉

瓚盎齊一名醆酒知之也斝以灌也灌非以飲也以

歷而已所謂量人受斝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斝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先儒謂妥尸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葢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坐也

案儀禮無天子諸侯禮天子諸侯有朝踐大夫士無朝踐故少牢特牲禮尸入皆在饋孰時尸入即拜以安之若天子諸侯則祝迎尸入乃作樂樂九變尸乃

灌以降神亞灌後乃迎牲行朝踐禮是尸之入久矣豈待饋食而後妥尸哉孔惟據少牢禮言之故與天子禮不合陸農師譏之是也然謂妥尸在灌前則亦不然葢初灌亞灌王與后皆酌以獻尸祝詔尸祭尸祭以降神春秋傳瓚斝玉瓚是也舉斝角即舉王與后所獻之圭瓚璋瓚祭之啐之奠之而後即席而坐而拜以安之也不應神未降而尸先據席而坐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於清汁獻涚於醆酒猶明清

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醆側產反汁之十反獻注讀為莎素何反今如字澤依注讀為醳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酌用茅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孔疏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五齊醴尤濁籍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孔疏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明為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孔疏事酒謂為事而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云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孔疏僖四年左傳文酌猶斟也

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於尊凡行酒亦為酌也醆酒涚於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孔疏周禮盎齊涚酌又醴齊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醆故知醆謂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孔疏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汁獻涚於醆酒者泲秬鬯以醆酒也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孔疏以其尊故用五齊泲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泲之事相宜也猶若也澤讀為醳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之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

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　孔氏穎達曰縮泲也謂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涗泲也泲謂泲漉也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不用茅也　方氏慤曰此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祭祀之德欲如此故也縮之清而明故曰明酌尊也周禮曰盎齊此曰醆酒何也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汁獻涗於醆酒即鬱齊獻酌是也

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醆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涚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酒之濁故以醆酒涚之而已涚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也前言凡涚新之豈非以明故新與然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

餽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
此故經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醳之酒涚清
酒醆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
醆酒於舊醳之酒也　陸氏佃曰茅明也故謂之明
酌汁獻涚齊也謂之汁汁隂陽之和也月令曰天時
雨汁
通論周氏諝曰周官酒正之職辨五齊之名一曰泛
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司尊彝

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盖醴齊與泛齊則為濁濁故為縮酌即此所謂縮酌用茅者也以其濁故縮之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盎齊而下至沈齊則為少清而無待於縮以茅惟涗之而已故為涗酌即此所謂醆酒涗於清者也然所謂鬱齊獻酌何也鬱齊之味尤為薄而尤非人之所可飲但酌之而已故為獻酌即此所謂汁獻涗於醆酒者也而必涗於醆酒者盖汁獻之味薄於醆酒故

以醆酒涚之其猶醆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涚之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荆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供蕭茅鄉師大祭祀供茅蒩司巫祭祀供蒩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者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故

可以羃鼏可以御柩雜記或葅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好問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蒩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彦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存疑鄭氏康成曰獻當讀為莎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孔疏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泲之國語厚味實腊毒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依注作弭弭亡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穫禾報社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孔疏祭除祈報外惟有禳除凶惡故取周禮小祝之文

孔氏穎達曰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由用也 方氏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来也故有辟以

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氷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為己耳此之所言主為民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孔氏頴達曰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

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　方氏慤曰凡物之理陰則静陽則動幽則深明則淺動不足以守静淺不足以極深而哀樂欲惡貳其心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德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静而深故也爲神而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爲鬼而齊必見其所祭之鬼　陳氏澔曰見其所祭精誠之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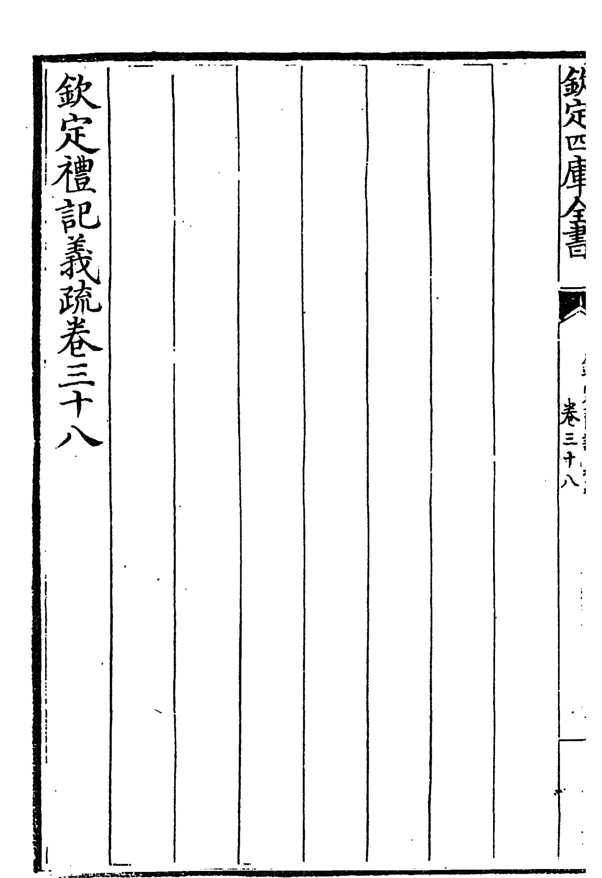
通論周氏諝曰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天道在北方

則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則無思也然亦不能無思故以陰幽而思也

總論陸氏佃曰此篇始言貴誠之意故以齊終也

案自有虞氏尚用氣至此皆雜舉祭祀而研極其義言乎其地則於室於庭於堂於祊以極於牆屋淵泉無不到也言乎其節則於灌於迎於升於薦以極於再拜稽首肉袒親割無不嘉也言乎其物則於氣於臭於毛於血於肺肝心於膋於齊於酒以極於明水

縮茅焫蕭黍稷無不潔也故曰貴純曰貴新曰脤之
盡曰敬之至而總以自致其陰幽之思求合於冥漠
之中而已中庸論鬼神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仁人孝子之用心非積誠曷以通之必見所祭
郊特牲一篇之大根柢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八